

人生之逆旅缘何要守德向善？

文／王舍微

李白在《春夜宴从弟桃花园序》有句云：“夫天地者，万物之逆旅。光阴者，百代之过客。”寥寥数语，点出人类的万古之忧。天地，只是万物寄住的旅舍；光阴，亦如古往今来的过客。那大约是在唐玄宗开元二十一年（公元 733 年）一个春夜里，天空明月皎洁，地上桃李芬芳。三十三岁的李白和堂兄弟们相聚在桃花园，饮酒赋诗，畅叙天伦。这是生命中一个多么美好的时刻啊！因此慨然而叹：“而浮生若梦，为欢几何？古人秉烛夜游，良有以也。”

当这位“诗仙”在经历“赐金放还”、流放夜郎等人生挫折后，在《拟古十二首·其九》一诗中又发出古往今来无数人的共同悲叹：“生者为过客，死者为归人。天地一逆旅，同悲万古尘。”天地犹如一座迎送过客的旅舍，人生如寄，终将化为万古的尘埃。

“月兔空捣药，扶桑已成薪。”这首诗将生命放在宇宙时空的维度下审视，意境悠远，留下对生命本质的亘古思考。“生年不满百，常怀千岁忧。……仙人王子乔，难可与等期”在有生之年像传说中的王子乔一样成为仙人，不是一般人所能期待的。

中国有句成语“三生有幸”，意指由过去多世修来的福份。所谓三生，佛家指前生、今生、来生。也就是说，人生

并非只此一世的匆匆过客，归去化作尘埃的仅是这一世的表我肉身，而内在的真我（主元神）却可能仍在天地间轮回转世。

苏轼所著的《僧圆泽传》，讲述了唐朝洛阳惠林寺僧人圆泽的转世故事。杭州西湖莲花峰东麓有三生石，为“西湖十六遗迹”之一，其上刻有篆书“三生石”及《唐圆泽和尚三生石迹》碑文。圆泽与俗家友人李源相约乘船前往蜀地的青城山、峨眉山游览，在南浦停靠时对李源说，他将离世投胎到怀孕三年、背着瓦罐打水的妇人王氏，并约定十三年后的中秋月夜，在杭州天竺寺外相见。到了那一年，李源便从洛阳前往吴地去赴当年的约定。来到约定的地方，听到葛洪川畔有个牧童敲着牛角唱道：“三生石上旧精魂，赏月吟风不要论。惭愧情人远相访，此身虽异性长存。”后又唱：“身前身后事茫茫，欲话因缘恐断肠。”

从古到今，关于转世和前世记忆的记载与个案并不少见。从传统的轮回观来看，人生的过客际遇也并非只是一生一世，前世积累的福德决定着下一世的福份。逆旅人生之中，苦乐参半，祸福相倚，也还要偿还生生世世积攒的业力。人携带的德和业的多少不同，往往会在世间有着不同境界和品德的表现，善恶因果影响着人生的际遇和未来走向。

清代王相注解《三字经训诂》中篇首语“人之初，性本善”的阐释为：“此立教之初发端之始。故本于人之初生而言之。天之所生谓之人。天之所赋谓之性。秉彝之良谓之善。人生之初。……朱子曰。人性皆善。不其然乎。”其中“秉彝”一词意指人心所持守的常道。如《诗经·大雅·烝民》所云：“民之秉彝，好是懿德。”

孟子提出“性善论”：“人性之善也，犹水之就下也。人无有不善，水无有不下。”强调人的本性是善良的，就好比是水往低处流一样。而荀子则提出“性恶论”：“人之性恶，其善者伪也。”在历史上引起了长时间的争论。实际上，人性本来就具有善、恶两面，善的一面表现为佛性；恶的另一面则表现为魔性。正是在天地之逆旅的苦难中，人可以走上提升道德之路，充实佛性，去除魔性。反过来，人若放纵“食色性也”表我的欲望，不择手段去追求名利、争争斗斗，则是在走向沉沦和道德下滑。

孔子曰：“知德者鲜矣。”真正懂得“德”的人，自古便不多。“人生如逆旅，我亦是行人。”天地既是暂住的旅舍，人世间的名利得失也终究不能长久。人在这一程中真正留下、真正带走的，也许并不是拥有了多少，而是在一次次善恶选择中，自己成为了怎样的生命。正因人生是逆旅，更应守德向善。

万物有言：烈火中成器

文／长袖客大法弟子 木子一

宋瓷之美，常常不是夺目的美，而是一种静到深处的清华。汝窑如雨过天青，仿佛一片云散之后的晴空；官窑含蓄端庄，釉色温润，似有儒雅君子衣袖间的清风；哥窑开片如冰裂，又像岁月在器物上留下的细纹；定窑洁白如雪，钧窑则有霞光入釉，仿佛一炉火中烧出了天地的云气。

这些瓷器放在那里，并不喧哗，却自有风骨。它们的美，不是浮在表面的艳丽，而是从泥土、釉色、火候与岁月中慢慢生出来的。静静看一件宋瓷，仿佛能看见山水空濛、月色入怀，也仿佛看见宋代文人雅士临窗品茗、焚香展卷，在清风明月中体会天地清气；而窑火深处，那一抔泥土，也正在经历一场无声的蜕变。

一抔泥土，原本沉默在大地深处。它不显眼，不贵重，也没有光泽。风吹过，它只是尘土；雨落下，它只是泥浆。若一直停留在那里，它也许永远只是泥土，不会被人注目，也不会有后来温润如玉的光华。

然而，当它被人从土中取出，一场改变便开始了。

做瓷，先要选土。不是所有的泥都能成瓷，也不是所有的土都经得起火。真正能成器的泥，往往要经过淘洗、沉淀、揉练，把杂质一点一点去掉，把粗粝一点点化开。那些看似反复、琐碎、枯燥的工序，正是在为日后的成器打下根基。

泥若不净，入火便裂；心若不定，经事便乱。世间许多东西，看似成败在一瞬之间，其实早在平日的磨砺中，就已经埋下了根由。

泥坯成形之后，还要经过修坯。多余的地方要削去，不平的地方要磨平，厚薄不均处要调整。一个器物的气韵，不只在外形的端正，也在内里的均衡。太薄，承受不住；太厚，又失了灵秀。人也是如此。岁月一刀一刀地修去人的浮躁、棱角、虚荣与任性，有时让人觉得疼，有时让人觉得委屈，可正是在这些修整中，生命才渐渐有了分寸，有了气度。

最关键的，还是入窑。

瓷器之所以成为瓷器，不是因为它有美丽的釉色，也不是因为它有精巧的纹样，而是因为它真正经过了火。烈焰升起，窑温一点点增高，泥坯在高温中收缩、坚硬、变化。那一刻，它已经不能回头。火若不到，泥仍是泥；火若太急，器便会裂。只有在恰到好处的高温中，它才能完成从泥到瓷的蜕变。

人生许多时候，也像入窑。那些困境、压力、误解、孤独、煎熬，看起来像是在焚烧一个人，其实也可能是在成全一个人。没有火的考验，人很难知道自己是否坚实；没有难的锤炼，人也很难真正生出温润而持久的光泽。

瓷器出窑时，常常令人惊叹。曾经灰暗的泥土，竟能变得莹润、洁净、坚硬而有光。它不再是松散的泥，不再随手可捏、遇水即散，而是有了自己的形，有了自己的骨，有了可以承载清水、花枝、茶香与岁月的器量。

这也许正是瓷器最动人的地方。它的美，不是未经风霜的娇嫩，而是经过烈火之后的清华；它的贵重，不只是外表的精致，而是内里已经完成了一场深刻的转化。

人若能从中悟到一点什么，便会明白：世上真正美好的东西，很少是轻易成就的。茶叶要在沸水中舒展，墨要在烟尘与万锤中成色，瓷也要在烈火中脱胎换骨。生命的提升，往往也要经过这样的过程。凡是能让人变得更纯净、更坚韧、更宽厚的经历，都不只是苦难，而是另一种成全。

所以，不必畏惧生命中的烈火。火在烧去泥性，也在烧出风骨；火在考验坯胎，也在成就光华。等到有一天回头看，也许才会发现，那些最难熬的时刻，并没有毁掉我们，而是在把我们烧成一件更好的器物。

泥土入窑，烈火成瓷；人生经炼，方见本真。

喜得大法 重获新生

文／吉林大法弟子 木子一

修炼大法之前，我的身体很不好，浑身都是病，特别是严重的颈椎病、风湿性关节炎，导致我无法入眠。为了摆脱病痛，我除了吃处方药外，还吃了各种保健品，同时也上了很多保险，以防大病无钱医治。方方面面折腾下来，钱是没少花，可问题却没有解决，身体上的痛苦加上精神上的折磨，使我经常有厌世的想法，可为了孩子也得活下去。

二零零五年的四月初八，就是我四十三周岁的那年，天降吉祥。一位真诚、善良的同修珍姐给我带来了福音，她给我讲大法真相，讲大法的美好，讲大法祛病健身的奇效。珍姐讲的我都相信，珍姐还说我跟大法有缘份，于是我决定跟珍姐学炼法轮功。自此我走进了大法修炼。珍姐不但教会了我炼功动作，还经常陪我一起学法，这让我提高很快。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师父的巧妙安排。

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说：“怎么办呢？我们就要把他的身体给以净化，使他能够往高层次上修炼。在最低层次上修炼的时候，有一个过程，就是把你的身体完全全净化下来，所有思想中存在的不好的东西，身体周围存在的业力场和造成身体不健康的因素，全部都清理出去。不清理的话，带着这样一个浑浊的身体，黑乎乎的身体和一个肮脏的思想，怎么才能达到往高层次上修炼呢？我们这里不练气，低层次上这些东西不需要你练了，我们把你推过去，让你身体达到无病状态。”

我相信师父讲的法，师父已把我的身体净化了，我已经没有病了，我就把家里的药全扔了，结果我的病全好了！身体上所有的痛苦都消失了。

我沐浴在宇宙大法的法光中，无比幸福，生命获得重生。

文／李德孚

他们需要的是我 不是支票

这个病人已经去世了，但他的音容笑貌，还有我们曾经有过的那些对话，却常常从我的记忆中浮现出来……

他来到诊所时，其实已经太晚了。癌症复发后，已经转移到全身多处。医院判断，他的生命只剩下两到四周。医生已经无能为力，只能让他回家，告诉他：想做什么就去做吧，有什么事情需要交代，也要赶紧交代，时间可能已经不多。

从他来到我这里治疗，到最后离世，他又活了六个月，连保险公司都感到惊讶。

这六个月里，我们有过许多次长谈。下面，是他亲口告诉我的故事。

“我从波音公司退休以后，自己又开了一家公司，做飞机出租的生意。公司从一两架飞机，发展到后来有四十八架，租给世界各地的商业和民用航空公司。我赚了很多钱，多要靠电脑去计算。

“可是这些年，我活得非常辛苦。感恩节、圣诞节，我大多是在飞机上度过的；家人的生日聚会，也几乎从来看不到我。他们见不到我，只会收到一张巨额支票。

“所以现在我生病了，孩子们听说以后，就像听说一个邻居或者同事病了一样。有一点同情，却并不真正动心，好像这件事和他们没有太大关系。

“有时候，我甚至很羡慕街上那些要饭的乞丐。他们至少有一个健康的身体，可以快快活活、无病无痛地活着。

“我也羡慕你，有这样一个可以帮助别人、为病人解除痛苦的职业。到了今天再看，我的那些财富简直像一个讽刺。命运好像和我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。我像一个小丑，在人生的舞台上卖力地表演了一辈子，最后才发现，台下根本没有人为我鼓掌。

“我一直以为，我是在给家庭创造幸福。可是现在才知道，他们并不幸福。

“我儿子小时候过生日，许下的愿望竟然是：希望爸爸回家来。

“他们需要的是我，不是支票。

“可我当时听了，竟然还觉得他们愚蠢。妻子生病的时候，我人在国外……

“现在，没有人需要我了。因为这么多年，我已经用钱把他们一个个打发到了很远、很陌生的地方。那种亲近，再也找不回来了。

“如今我需要他们了，他们也用我当年对待他们的办法来对待我——给我写一张支票。

“可笑的是，那还是我的钱，是我自己挣来的……”

后来，他走了。

留下了一大笔财富，也留下了一个破碎的家庭；留下了许多已经来不及弥补的遗憾，也留下了一个让人久久不能忘怀的故事。

人这一生，究竟什么才是真正属于自己的财富？

健康的时候，我们常常以为时间还很多；拥有的时候，也常常不知道眼前的人有多珍贵。为了追逐那些身外之物，我们可以把最宝贵的时间、亲情，甚至生命一点点交出去，直到有一天再想回头，却发现有些东西已经无法追回。

人最怕的，也许不是一生没有得到很多，而是到了生命的最后，才终于看清：自己曾经拥有的，原来才是最珍贵的。